



眼镜蛇

The Cobra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丁剑 译

Frederick Forsyth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眼镜蛇

The Cobra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丁剑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E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THE COBRA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2010 BY FREDERICK FORSY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2 Shanghai All-On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眼镜蛇/(英)福赛斯(Forsyth,F.)著;丁剑译.—合肥:黄山书社,2012.5
(福赛斯作品集)

ISBN 978-7-5461-2809-2

I.①眼… II.①福… ②丁…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7415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1211966

眼镜蛇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丁 剑 译

出版人:任耕耘

责任编辑:张月阳

特约编辑:陈达凯 金 浩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版式设计:齐 娜

责任印制:戚 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0551-5657388

开本:710×1020 1/16

印张:18

字数:230 千字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978-7-5461-2809-2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部 盘曲	[1]
第二部 嘶嘶	[41]
第三部 出击	[159]
第四部 毒牙	[245]
尾声	[281]



第
一
部

盘
曲

第
一 章

男孩临死的时候是一个人。没有人知道他，只有一个人会在乎他的生死。在一个废弃街区的肮脏房间里，他躺在散发着恶臭的草垫上，被毒品毁掉的身体瘦骨嶙峋。这个破败的地方是阿纳卡斯蒂亚失败的住宅建筑计划中的一个，作为华盛顿特区的一部分，这里是城里游客罕至的耻辱之地。

如果男孩知道他的死会引发一场战争的话，他既不会理解，也不关心。那就是滥用毒品对年轻心灵的毒害。它毁掉了后者。

在白宫举行的夏末晚宴以总统的接待标准而言场面不大。用餐者共20人，是10对夫妇，其中18位对做客白宫感到印象深刻。

其中有9位是在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工作的重要志愿者，该协会是个全国性的组织，关注的是曾经穿过任何军种制服的人的福利。

2010年之前的9年时间里，为数众多的男人及部分女人从伊拉克或阿富汗回国，在身体或精神上受到了创伤。作为总司令，总统先生向他的9位来自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客人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所以他们和他们的配偶受邀来到著名的亚伯拉罕·林肯就餐的地方吃晚饭。在第一夫人的引领下，他们在白宫进行了一次私人观光，然后在白宫大总管体贴的注视下落了座，等着上汤。但当一个年长的女招待哭起来时，场面变得有几分尴尬了。

她没有哭出声，但手里的汤盘在抖动。餐桌是圆形的，第一夫人坐在对面。她把目光从正在接受服侍的客人身上抬起来，发现那名女招待正在无声地落泪。

巨细无遗到使总统生气的白宫大总管注意到了她的目光，立刻迅速而无声地绕过桌子。他朝附近的一名服务生点点头，示意对方在灾难出现之前接过汤盘，然后扶着那位年长的女士朝通往餐具室和厨房的弹簧门走去。等两人离开视线后，第一夫人拭拭嘴，向左首的退伍将军低声道了歉，起身跟了上去。

餐具室里，那名女招待已经坐了下来，她肩膀抽动着，喃喃地说：“对不

起，真对不起。”大总管脸上的表情没有显示出原谅的意思。一个人是不该在总统面前失态的。

第一夫人示意他回去给客人上汤。然后，她在哭泣的女招待身旁停下脚步。后者正用围裙擦着眼角，嘴里仍在不断地道歉。

作为对几个温和提问的回答，女招待梅贝拉解释了她的反常与失态。警察发现了她唯一的孙子的尸体。孩子的父亲9年前死在了世贸中心的瓦砾里，当时年仅6岁的他是由梅贝拉一手养大的。

警察向她说明了验尸官宣布的死因，并通知她尸体正在城里的停尸所等候认领。

于是，有着共同的斯拉夫人祖先的美国第一夫人和年长的女招待，在餐具室的角落里彼此安慰着，而几步之外，海外战争退伍军人们正在汤和烤面包之间交换着一些不自然的话题。

晚宴上没有聊起更多话题。两小时后，总统在私人套房里脱下燕尾服时，才问起了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又五个小时后，在近乎黑暗的卧室里，借着渗进防弹玻璃和窗帘的彻夜闪耀在华盛顿城上空的灯光，第一夫人意识到身边的人还没睡着。

总统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祖母抚养成人的。男孩和祖母之间的关系对他而言既熟悉，也极为重要。所以尽管他有早起通过严格的健美体操保持体形的习惯，但他却不能入睡。他躺在黑暗里思考着。

他已经决定，一个15岁的少年，无论他是谁，都不该葬身贫民区的墓穴，而应该在一场体面的葬礼后长眠在适当的教堂墓地。那个如此年轻且出身于一个贫穷但令人尊敬的家庭的少年的死因引起了他的兴趣。

三点刚过，他一抬腿下了床，伸手拿起睡袍。从他身旁响起睡意朦胧的一声“你要去哪里？”“一会儿就回来。”他系好带子，放轻脚步走进了更衣室。

他拿起电话听筒，两秒钟后就有了回应。如果说值班接线员在人类精神

普遍处于低谷的时候昏然欲睡的话，至少她没有在声音里表现出来。她的应答声响亮而热切。

“是，总统先生。”

工作台上亮起的灯光明白无误地向她表明了通话者的身份。虽然已经在那栋非同寻常的建筑里居住了两年，但来自芝加哥的他还是要经常提醒自己，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无论他想要什么东西，只要去要就好。

“你能把缉毒署的署长叫起来吗？不管他在家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问道。接线员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你是“那个人”，如果你想和蒙古总统开个玩笑，也会立马得到安排的。

“我会立刻接通他。”底层通讯室里的年轻接线员说。她在计算机键盘上飞快敲打着。一个名字闪现在屏幕上。查询私人电话的指令返回了一个10位数的号码。它们代表着乔治城外一栋气派的住宅。她拨打电话之后等待着。在第10次响铃的时候，一个朦胧的声音接了电话。

“总统找你，先生。”她告诉他。电话另一端的中年公务员很快清醒过来。然后接线员把缉毒署这位联邦机构首脑的电话接到了楼上的房间。她没有监听。控制台上的灯光将告诉她通话何时结束以及她何时可以收线。

“抱歉在这个时候麻烦你。”总统说。当然他很快得到保证，说这一点也不麻烦。“我需要一些信息，也许建议。今天上午9点你能来西翼办公室见我吗？”

当然没有问题，除了语气太客套。总统就该发号施令。而后他得到保证，缉毒署署长将于上午9点来到总统办公室。总统挂了电话回到床上。他终于睡着了。

在乔治城典雅的红砖别墅里，卧室的灯仍然亮着，署长向茫然不解戴着卷发器的夫人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高级公务员，凌晨三点被他们的最高领导叫起来，不可避免地认为出了什么乱子。也许还很糟糕。署长没有回去睡觉，而是到楼下厨房里给自己倒了果汁和咖啡，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在大西洋对面，正是黎明时分。德国北方库克斯港外暗灰色的海面上下着倾盆大雨，“圣克里斯托瓦尔号”商船正在领航员的指导下航行。船长何塞·玛利亚·瓦格斯掌舵，领航员在他身边低声下着指令。“圣克里斯托瓦尔号”调转船头，进入易北河河口的外航道。驶过60英里后，它将被领进汉堡——欧洲最大的河港。此刻，两人正在船桥上凝视着茫茫暗夜，寻找着标志深水河道的浮标。

3万吨排水量，“圣克里斯托瓦尔号”是一艘挂着巴拿马旗帜的普通商船。船上堆着一排排钢制集装箱。甲板下8层，甲板上4层。从船首到船桥共有14排，每排8只。

这艘船的文件表明，它是从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港起航，然后向东在帕拉马里博^[1]装载了80箱香蕉。文件上不会说的是，在最后装运的集装箱里有一只很特殊，因为它装着香蕉和另外一种货物。

第二种货物是用一架从南非购买的老旧的二手C-160型运输机运来的，它从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偏远的庄园起飞，越过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然后降落在苏里南一个同样偏远的香蕉种植园。

随后这架运输机装运的东西被堆放在一个钢制集装箱的后部，贴着集装箱的后壁一块块垒起来，从底板到顶板，从墙壁到墙壁填得严严实实。在足足填了七排后，一个假的后壁被焊了上去，经过喷砂打磨和油漆，变得和集装箱内部的其他部分浑然一体。直到这时，又绿又硬、还未成熟的香蕉才通过托盘装入集装箱，在运往欧洲的途中它们都将处于冷藏状态。

集装箱卡车吼叫着穿过丛林，带着出口订单驶至海滨，“圣克里斯托瓦尔号”把它们装上甲板，完成装载后起航向欧洲驶去。

瓦格斯船长对自己运输的那批额外货物一无所知，他是个谨慎而诚实的水手。他从前曾经到过汉堡，但仍对它的规模和效率赞叹不已。这个古老的汉莎同盟港口更像是两个城市：被阿尔斯特湖内外水道环绕的居住区以及欧洲大陆最大的海运集装箱港区。

[1] 帕拉马里博：苏里南共和国首都和唯一的港口，位于南美洲北部。

一年接受 13000 个港口的来访，1.4 亿吨的货物吞吐量，320 个泊位。这个集装箱港口有四个码头，“圣克里斯托瓦尔号”被分配在阿尔滕文德^[1]码头。

当商船以 5 节的速度缓缓驶进汉堡时，舵轮旁的两个人正品尝着浓浓的哥伦比亚咖啡，德国人嗅着咖啡的香气，十分享受。这时雨已经停了，太阳挣扎着露出了头，船员们正对岸上的生活满怀期盼。

当“圣克里斯托瓦尔号”滑进分配好的泊位时，已经接近中午时分。阿尔滕文德码头的 15 架龙门吊中的一架几乎立即移动到位，开始把集装箱从船上吊往码头。

瓦格斯船长向结束领航任务，准备回阿尔托纳^[2]家中的领航员道了别。然后他关闭引擎，以待机功率维持着必要设施的运转，和船员一起手里拿着护照，上岸去绳索大街的酒吧。“圣克里斯托瓦尔号”看上去一片平静，就像瓦格斯船长的职业和家庭一样，他不会知道甲板上的四层集装箱里，从上数第二层，右起第三排的一个集装箱上带着一个小小的不寻常的标志。要仔细看才能发现这个标志，因为海运集装箱上有各种各样的划痕、污迹、标志码和印在上面的所有者姓名。这个特别的标志像是两个同心圆，在内圈的圆里有一个马耳他十字架。这是兄弟会的秘密标志，这个帮派控制着哥伦比亚 90% 的可卡因贸易。在码头上，只有一双眼睛认识这个标志。

龙门吊把集装箱从甲板吊到一列列由计算机控制的滚轮传送装置上，这种装置被称作自动导引车，或简称 AGV。这种装置从港口上的一座高塔上进行控制，把集装箱从码头转移到存储区。也就是在这时，一名官员悄悄在 AGV 之间移动着，找到了那个由两个同心圆构成的图案。他用手机打了个电话，然后匆匆返回办公室。几英里外，一辆平板货车开始朝汉堡驶来。

与此同时，缉毒署的署长被领进总统办公室。他从前去过那里几次，但那巨大的古董办公桌，那低垂的旗帜和共和之印仍然令他印象深刻。他欣赏

[1] 阿尔滕文德：Altenwerder，德国汉堡港的一个码头。

[2] 阿尔托纳：Altona，德国北部港口城市。

权力，而这个地方代表着绝对的权力。

经过锻炼和洗漱，吃过早餐，身着便服的总统显得和蔼可亲。他吩咐客人坐在一张沙发上，然后自己坐进对面的沙发。

“可卡因，”他说，“我想了解可卡因。你有大量有关材料。”

“称得上汗牛充栋，总统先生。如果把这些文件摞起来，会有几英尺厚。”

“太多了，”总统说，“我只需要大约一万字。不要一页页的陈述。只要事实。一个综述。包括它是什么，它来自哪里——假设我不知道——谁制造了它，谁运输它，谁买它，谁用它，它的成本是多少，它的利润流向哪里，谁得益，谁损失，我们对此有什么措施？”

“只是可卡因吗，总统先生？不要其他的？海洛因，五氯酚，天使粉，脱氧麻黄碱，无处不在的大麻？”

“只要可卡因。只交给我。亲启。我要知道基本的事实。”

“我会起草一个新报告，先生。一万字。用朴素的语言。最高机密。6天，总统先生？”

最高统帅微笑着站起身，伸出手。会见结束了。办公室的门已经打开了。

“我知道我能够指望你，署长。3天。”

署长的维多利亚皇冠^[1]已经在停车场等着了。司机接到命令把车开进了西翼的大门。50分钟后，署长穿过波托马克河到了阿灵顿，在海军路700号顶层的套房里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

他把那件工作交给了主管行动的副署长鲍勃·伯利根。更擅长现场工作而不是文案的伯利根闷闷不乐地点了点头，然后抱怨地问：“3天？”署长点点头。

“不要吃饭，不要睡觉。只喝咖啡。另外，鲍勃，别偷工减料。这里面完全可能关系到预算的大幅上扬。”

前外勤特工朝门口走去，打算告诉他的个人助手取消3天内的所有会议、访谈和约会。这些坐办公室的家伙，他想。只会把事情推给别人，要求不可

[1] 维多利亚皇冠：Crown Victoria，福特公司生产的一种大马力豪华车型。

能的任务，净知道吃饭要钱。

日落时分，“圣克里斯托瓦尔号”上的货物已经上了岸，但仍然在港口区域。平板货车在载货必经的三座桥上堵了起来。堵在聂德菲尔德桥上的车龙里有一辆车来自达姆施塔特^[1]，驾车的是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他的证件将表明他是土耳其——德国最大的少数族裔之一——血统的德国公民，不会透露的是他是土耳其黑手党的一名成员。

港区里没有卡车的长龙。来自苏里南的某个特定集装箱的清关将会万无一失。

海量的货物经由汉堡进入欧洲，对每一个集装箱进行严格的检查是不可能的。德国海关已经尽其所能，确保对5%的人港货物进行彻底检查。抽检有时是随机的，但多数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而决定，比如货物名称和出发港口（香蕉不会来自毛里塔尼亚）的矛盾，或报关文件上存在种种瑕疵。

关检也许涉及启封并打开集装箱，对集装箱进行测量以寻找秘密隔层，在现场实验室进行化学测试，利用嗅探犬或对抽检的集装箱进行X光扫描等等。一天约有240辆卡车接受X光检查。但一只装运香蕉的集装箱是不太会碰到这种情况的。

这只集装箱没有运往汉堡港仓储物流公司的水果冷藏中心，因为它被标记为尽快离港，因此无需冷藏。汉堡港的清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基于信息技术的ATLAS^[2]系统完成的。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号”绕过易北河的最后一个弯道时，有人已经把这批货物的21位登记码输入汉堡港的计算机，完成了清关放行手续。

当那名土耳其司机最后开着车缓慢地来到码头大门前时，他的集装箱已经办完了所有手续。他出示了文件，岗亭里的海关办事员把资料输入电脑，注意到这一小批香蕉是一家位于达姆施塔特的不起眼的小型水果公司进口的，然后就点头放行了。30分钟后，土耳其司机开着车回到桥上，进入了密如蛛

[1] 达姆施塔特：德国中西部历史名城。

[2] ATLAS：自动物流跟踪分析服务（Automated Tracking Of Legislative Analysis Service）的英文缩写。

网的德国高速公路。

他身后是1吨纯哥伦比亚可卡因。在最终卖到瘾君子手里之前，这些可卡因将混以其他的化学成分，如苯佐卡因、肌酸、麻黄素，甚至马匹用的镇静剂氯胺酮等，其重量将增至原来的6至7倍。这些成分只是为了使吸食者得到比吸食等量的纯可卡因更强烈的兴奋感。除了上述那些化学成分之外，可卡因中还将添加一些简单无害的粉末物质，如苏打粉和糖霜。

就这样，1千克变成了7千克，而购买者将为每1克这种粉末支付10美元，1千克纯可卡因最终将以7万美元售出。司机身后的这1吨可卡因的市值高达7千万美元。和从哥伦比亚丛林农民处购买的1千美元1公斤的“面团”比较起来，其利润足以支付飞往苏里南的货机运费、香蕉种植园的费用、“圣克里斯托瓦尔号”微不足道的运费和汇进腐败的汉堡海关官员在大开曼群岛银行账户里的5万美元。

欧洲的黑社会将承担把这些可卡因砖块加工成滑石粉一样的精细粉末并混合成最终可供出售的成品的加工费用，当然还有一部分销售费用。不过，如果从丛林到汉堡码头关口的杂项费用为利润的5%，在欧洲加工和出售的费用为另外的5%，那么仍将有90%的利润在卡特尔和黑手党及从欧洲到美国的各种帮派之间分配。

美国总统将从伯利根报告中了解到这一切，3天后，这份报告就如约放在了他的桌子上。在他晚饭后阅读报告的时候，另外两吨哥伦比亚纯可卡因乘着一辆敞篷货车，从一个名叫新拉雷多的小镇附近溜进了德克萨斯州边境，然后在美国的心脏地带消失了。

亲爱的总统先生：

有幸按照您的要求，为您呈上这份关于麻醉品可卡因的报告。

起源：可卡因源于古柯植物，这是一种在南美洲西北部山区和丛林有悠久历史的灌木类植物。

在某一时期，当地人产生了咀嚼古柯叶的习惯，因为发觉这样能够减轻他们的饥饿感并提振他们的情绪。古柯植物很少开花或结果；它的茎和枝是木质的，没有用处。只有叶子含有毒品。即使那样，毒品含量以重量来算不足叶重的1%。需要收获375公斤的叶片——足以装满一辆小型货车——才能产生2.5公斤面团（中间产物形式）并最终提炼出1公斤我们熟悉的那种白色粉末形式的纯可卡因。

地理分布：以当今的全球供应而言，大约10%来自玻利瓦尔，29%来自秘鲁，61%来自哥伦比亚。但是，哥伦比亚黑帮在古柯膏阶段就收购了玻利瓦尔和秘鲁的产品，实质上控制了100%毒品的提纯和销售。

化学工艺：把收获的古柯叶转化成最终产品只需要两个化学过程，两者的成本均极端低廉。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由丛林里的赤贫农夫种植的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灌木，至今仍无法根除的原因。

把古柯原叶浸在盛放于旧油桶里的酸液中——廉价的蓄电池酸液即可——浸泡出可卡因。浸泡后的叶子捞出扔掉，剩下棕色的液体。把这种液体和酒精甚至汽油混合摇匀，即可萃取出生物碱。把这些生物碱撇出，用强碱如小苏打进行处理，混合物中会生成浮渣一样的白色絮状物，这就是古柯原膏，或称“面团”。这是南美可卡因交易的标准单位，也就是那些黑帮从农民手中收购的产品。约150公斤古柯叶能够制造出1公斤面团。上述化学产品很容易获得，而且产品能够很容易地从丛林运往精炼厂。

完成：在秘密精炼厂——也常常隐藏在丛林里——通过加入更多的化学品如盐酸、高锰酸钾、丙酮、乙醚、氨气、碳酸钙、硫酸和更多的汽油等，面团被最终转化成雪白的盐酸可卡因粉末。反应混合液中的杂质最后被去除，把残留物干燥，剩下的就是盐酸可卡因粉末。反应中所需的所有化学成分价格低廉且在很多合法工业领域广泛应用，很容易获取。

成本：一个种植古柯的农民，或称“古柯佬”，也许终年拼命工作，在丛林的小块土地上可收获6季。每季净收125公斤古柯叶。他一年的总收成750

公斤古柯叶将产出5公斤面团。除掉费用，他一年只能挣到5千美元。即使在提炼成粉末之后，1公斤的价格也只能卖到约4千美元。

利润：这是世界上利润最高的产品。1公斤哥伦比亚纯可卡因只要经哥伦比亚海岸到达3千英里外的美国或5千英里外的欧洲，价格就从4千美元飙升到6至7万美元。不仅如此，在到达买方手里之前，1公斤可卡因将经过“分割”（掺杂），在不降低每克单价的基础上变成原重量和体积的6倍。为了只有一袋食糖大小，离开哥伦比亚海岸时价值仅4千美元的1千克海洛因，吸毒者最终将向链条上最后一级销售商支付大约7万美元。

后果：这样的利润空间确保大经营者能够采用最优秀的技术、设备、武器和专家。他们能够雇佣世界级的人才，贿赂官员——在几个案子里甚至涉及国家元首级别——甚至于会因为蜂拥而至争相要求参与运输和销售他们的产品以换得一份可卡因的志愿者的数量而头疼。不管有多少底层的“骡子”^[1]被捕和送进大牢，总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贫穷或（和）愚蠢时刻准备着铤而走险。

组织结构：在麦德林的帕布洛·艾斯科巴被杀和卡利的奥乔亚兄弟退休之后，哥伦比亚的黑帮团伙分裂成一百多个小型卡特尔^[2]。但在最近三年里，一个崭新而巨大的卡特尔出现并把它们团结在它的统治下。两个希望保持现状的独立派在受过一番残忍的折磨后死于非命，于是对新统一者的抵抗就销声匿迹了。大卡特尔自称兄弟会或“工会”，以类似大型工业企业的方式运行，但背后有一支守卫其财产的私人军队和一支以疯狂的惩罚手段执行其纪律的执法小组。工会不制造可卡因。它把每个小型卡特尔制造的白色粉末制成品全部买下来。它提出一个“公平”（按照它自己的定义）价格，这个价格不是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的，其原则是要么接受——要么死亡。然后，再由兄弟会向全世界销售。

产量：每年的总产量约为600吨，然后平均地流入两个目的地：美国和欧洲，几乎是仅有的两个使用毒品的大陆。根据上述的利润率，全部的利润数

[1] 骡子：贩毒组织对运输贩卖毒品的底层人员的称呼。多为人体贩毒者。

[2] 卡特尔：Cartel，指同业联盟、企业联合体。书中指贩毒组织。